

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小岛惊魂》启示录

李新元

【提要】从现代文学批评观念出发,以象征主义手法、女性中心论和心灵的回归与救赎这三个视角分析电影《小岛惊魂》的艺术特色与表现手法,展现一个普通家庭的悲剧,深刻地揭露战争的罪恶和战争对人性的摧残和对精神的毁灭,凸显渴望和平幸福生活的主旨。

【关键词】象征主义 女性中心论 回归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952(2012)06-0103-05

引言:电影“The Others”(中译《小岛惊魂》)是西班牙新锐导演亚历山卓·亚曼纳巴(Alejandro Amenábar)自编自导的一部经典心理惊悚片。它一举囊获西班牙电影学院奖即“戈雅奖”(Goya Awards)的8项大奖,包括最佳影片和最佳导演奖,是第一部获得“戈雅奖”的英语影片;2001年该片获得美国科幻恐怖电影奖“土星奖”(Saturn Awards)的最佳恐怖片奖,其主演尼科尔·基德曼因此获得了“金球奖”(Golden Globe)和“英国电影和电视艺术学院奖”(BAFTA)的提名。

影片讲述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一座小岛上的大宅里,格蕾丝(Grace)独自抚养着两个孩子安(Anne)和尼古拉斯(Nicholas),等待丈夫从战场上归来。由于孩子们对光线严重过敏,所以房子裡的窗帘都拉得严严实实的。有一天仆人不辞而别,她又雇了三位仆人,他们是保姆米勒太太、园丁特托先生和哑

女仆人琳达。一系列奇异的事情开始发生了,钢琴会自动发声,门会自动开关,安还说看到了一个叫维克多的小男孩。格蕾丝逐渐感到这座房屋被诡异神秘的气氛包围着,她陷入了不安之中。一切都变得扑朔迷离,难道屋子里除了他们之外真的还有其他人存在?故事从头到尾都被一个强烈的悬念牵引着,即谁是真正的人侵者(intruders)?而影片最终的结局颠覆了人们的习惯性思维:原来格蕾丝和两个孩子、三个仆人都都是鬼魂,只有最后出现的维克多一家才是住在房子里的真正的人。格蕾丝杀死了孩子然后自杀,仆人们死于五十多年前的肺结核。当影片开始格蕾丝从噩梦中醒来的时候,她们已经死去了,所以两个孩子才对光线过敏。尽管影片中没有硝烟,没有血腥,但真相大白后留给人们的是对战争的深刻反思。本文从现代文学批评的角度,通过分析这部电影的艺术特色与表现手法,揭示被战争扭曲的人性和战争对人类心灵的摧残。

一、象征主义 (symbolism) 手法的运用

作为现代文学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文学流派,象征主义诞生于19世纪中期的法国,并逐渐影响欧美各国,到20世纪20年代盛极一时,其影响一直延续到今天,而且渗透到各种文学体裁之中。^①它是资本主义社会矛盾日益尖锐的背景下,人们面对残酷的现实世界和丑恶的社会现象,在极端苦闷和无助中借助艺术来寻找精神寄托的表现。象征派艺术家认为,只有凭“直觉”,及一些非理性的神秘的内心理验,才能认识真理,欣赏并创造美。他们极力反对直陈其事,直抒胸臆,而强调“暗示”和“象征”,以构成一种朦胧的、隐晦的、谜语似的艺术风格。他们强调想象,要求赋予抽象的观念以具体的、富于质感的感性形式。^②如《小岛惊魂》这部电影中,弥漫的大雾与主人公的悲剧命运之间构成了一种隐密的、象征性的联系。

影片中的故事发生在英国泽西岛。泽西岛是英吉利海峡中距英伦三岛最远的英属岛屿,距法国诺曼底海岸线只有24公里,二战期间曾经被德国占领。从影片一开始整个小岛和格蕾丝家的房子就被终日不散的大雾所笼罩。越来越浓的雾气与阴霾的天空、古老的建筑共同营造了一种神秘而压抑的气氛,似乎是在告诉人们,尽管二战已经结束,但是战争的影响却远未消除。

片中的女主角格蕾丝是一个恪守教义的虔诚的基督教徒。她给孩子们讲述上帝创造世界的《圣经》故事,向他们宣扬那些为宗教信仰献身的孩子会上天堂,而亵渎信仰的孩子会落入监狱。为了惩罚安的大逆不道,她甚至狠心把女儿反锁起来。当格蕾丝发现家里的一系列怪异的事情之后,她的第一反应是求助于神父。而神父迟迟不到,她只能亲自去请,可大雾中她竟然迷路了。在世界闻名的雾都,而且是在四面环海的小岛上,大雾是一种常见的天气现象,但是在这里却成了一种神秘力量的象征。

影片中的大雾既表现了格蕾丝对生活中的怪事感到迷惑不解,又对丈夫生死未卜、吉凶难测感到忐忑不安,连最信奉的上帝好像也抛弃了她,隐身雾中。在战争面前,上帝似乎也无能为力,庇护不了忠实的子民。格蕾丝精神上的迷茫、无助恰如一个人雾海行舟,只能摸索着前进,无法预知未来的厄运。而对于观众来说,迷雾就是谜团,在谜底揭开之前,一切猜测皆有可能。

二、女性中心论 (gynocentric) 的体现

尽管文学作品的题材、创作技巧和艺术风格存在着极大的差异,但它们表现生活、反映现实的本质是一致的。在现代社会中,男性在政治、经济、科学、文化等各个领域都居于主导地位,拥有绝对的控制权和话语权,女性一直处于从属和被动的地位。反映在文学作品中,男性往往是绝对的主角,女性仅仅是起到点缀或陪衬的作用。因为在人们的潜意识中,男性代表着阳刚、坚强,是力量与勇敢的象征,而女性则是软弱、胆怯、退缩的代名词,大多被描写成漂亮、温柔、知书达理、善解人意的贤妻良母式人物,在传统的男权社会中起着无足轻重的作用。^③但是《小岛惊魂》这部电影彻底颠覆了男性的主权地位,体现了女性中心论的色彩。格蕾丝作为当之无愧的主角,她表现出来的勇气、毅力和执着令所有观众动容:她既是一个关爱丈夫的妻子、疼爱孩子的母亲,又是一个时刻准备拿起枪反抗法西斯、反对入侵者的保卫家园的战士。

在影片中,除了胆小怯懦的尼古拉斯和维克多,只有格蕾丝的丈夫查尔斯、园丁特托先生和维克多的父亲三位成年男性。而维克多和他的父亲到最后一幕才出场,他们甚

① 袁可嘉:《现代派论·英美诗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03页。

② 陈慧:《西方现代派文学简论》,花山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41页。

③ 朱刚:《二十世纪西方文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38~339页。

至自始至终没有台词。特托先生更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人物。他出场不多，几乎没有什么言语，事事听从保姆米勒太太的。唯一的男主人公查尔斯几次出场全无生气。开始是他阵亡后灵魂在树林里游荡，碰巧碰到妻子格蕾丝出门去找神父，他们一起相携回家。与妻女、儿子共度一夜后因为他又要离开，格蕾丝与他发生了激烈的争吵，质问他“战争已经结束了，为什么还要离开？”查尔斯无言以对，但还是离家出走了。他空洞的眼神、黯淡的表情、寥寥的话语、僵硬的动作，与观众心目中的战场上的英雄、家庭的顶梁柱的形象相去甚远。所以影片中男性人物的单薄、渺小恰恰反衬了格蕾丝这个丰满、勇敢的女性形象，而枪的几次出现证明了她的气和胆量。首先，从她的叙述中观众们得知她打走了企图占领家园的法西斯士兵；然后当格蕾丝发现孩子们因为对光线过敏而赖以维系的窗帘一夜之间消失殆尽，确认家里有闯入者，于是拿起枪四下里寻找；后来她发现了米勒太太等三人其实五十年前已经死去，她又一次举起了枪。由此不难看出，格蕾丝本是个独立、坚强的女性，她为了保护孩子和家园表现出的大无畏的精神令人赞叹，显示了在男性缺失的环境中，女性能够分担甚至可以替代男性的部分责任。也就是说，即使在生理上身为女性，她们在心理意识上却可能成为男性理论的代言者或父系意识形态的代理者。然而格蕾丝毕竟是女性，由于战争中丈夫失踪，她不得不独自面对残酷的生活，照顾未成年的儿女，苦苦支撑一个家。孤寂、恐惧、忐忑中的她终于精神崩溃，做了悔恨终生但又无法弥补的错事。在影片结束之时，观众们才意识到格蕾丝因不堪重负，失手误杀了两个孩子，自己也开枪自杀，生活在这座房子中的是她和孩子们的灵魂。影片中除了最后格蕾丝泪流满面地回忆当时的情景，她唯一一次流泪是找寻入侵者未果的晚上，她抱着冰凉的枕头无助而绝望地泣问：“查尔斯，你在哪里？”无论是从传统的男性主义角度还是从激进的女性主义角度而言，

格蕾丝表现出来的刹那的软弱都是可以接受的，因为这场悲剧的根源就是战争。它不仅伤害人的身体，还会伤害人的精神。而一旦被卷入战争，它带给人们的创伤是永久的、不可磨灭的。正如战争已经结束了查尔斯还要回到战场上一样，他永远无法逃脱战争，哪怕死后也无法逃脱，直到永远。由此可见，战争把一个人的灵魂折磨到了何种程度！尽管格蕾丝并没有亲自上战场，但是她和两个孩子都间接地成为了战争的牺牲品。

三、心灵的回归 (return) 与救赎 (delivery)

“回归”是文学艺术创作中永恒的主题。随着现代文明和机器工业的发展，人类越来越远离心灵家园和精神故乡。^①《小岛惊魂》故事的背景被定格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经历了战争的生与死，男女主人公都满怀疲惫、一身创伤，他们都强烈渴望着能够回归家园、回归故乡，无论是精神、还是肉体，哪怕是灵魂也要回归。影片中的这一主题是通过平行发展的三条线索来展现的。首先，米勒太太等三人已经死去五十多年，当他们得知格蕾丝需要仆人，出于对原来主人的忠诚和对这处房子的眷恋，就又回到了曾经工作、生活过的地方；其次，查尔斯在战争中阵亡，他的灵魂找不到回家的路，在大雾中、在密林中孤独地徘徊，直到遇到格蕾丝；更值得一提的是，影片一开始格蕾丝和孩子们已经死去了，但是他们的灵魂并没有离开这所房子。直到影片结束，她们意识到自己才是真正的侵入者，但是依然拒绝离开，并坚决地发出宣言：这所房子是我们的！（This house is ours.）推测他们选择留下的原因无外乎有三种可能：一是对家、对故园的热爱；二是等待查尔斯归来，期待一家人的团聚，害怕他回来后已经人去楼空，找不到妻子和儿女；三是为了保卫胜利果实。他们刚刚赶走了德国法西斯，饱经战火蹂躏的家园一片荒

① 李维屏：《英美现代主义文学概观》，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147~148 页。

荒,百废待兴。联想到英国、法国和整个欧洲大陆,以及二战中被战火殃及的其他国家和地区,期待重建的不仅仅是房子,还有人们被战争摧残的心灵。因此影片突出回归的主题,号召那些曾经浴血奋战的战士们、那些为避战祸流落他乡的异客们身心的回归,既是为了故园、家乡的和平建设,更重要是为心灵找到一个避风的港湾、一个温暖的家、一个永久的归属。

影片中女主人公名叫格蕾丝,这是一个富含宗教色彩又含义深刻的名字。Grace指的是“(饭前或饭后的)简短的谢恩祷告或上帝对人类的慈悲、恩惠”,^①还可以引申理解为风度优雅、举止充满魅力。美国著名女演员尼克尔·基德曼饰演这个角色恰如其分,她集美貌、智慧于一身,把一位笃信上帝的母亲形象刻画得栩栩如生。随着剧情的推进,三个神秘的仆人进入了这个家庭,他们的出现显得很突兀,连观众也捉摸不透他们的真实目的。首先是不请自来,格蕾丝以为他们看到了招聘广告,后来却发现广告还放在邮箱里;其次是性格怪异。琳达不说话,但是听得见;米勒太太始终很淡定,她的眼睛深不可测,许多话语意味深长;特托先生极少露面,如鬼魅一般。格蕾丝一直对他们的身份有所疑虑,甚至怀疑他们是一连串怪事的根源,后来她的猜想被证实:这三个人的确是鬼魂。但电影的巧妙之处在于:到影片结束的时候,观众才发现原来格蕾丝和两个孩子也是鬼魂。于是三个仆人出现的意义就不难理解了,他们似乎是秉承了上帝的旨意来救赎格蕾丝一家。米勒太太经常话外有话,特托先生总是闪烁其词,后来他们设计让孩子们发现了墓碑,让格蕾丝看到了维克多和他的家人。通过灵魂附体的女巫与安的对话,这位可怜的母亲终于相信了自己和孩子已经死去的事实,他们是真正的鬼魂,住在房子里的人是维克多一家。当确定了谁是真正的入侵者后,所有的人反而都安心了。尽管死后没有进入想象中的天堂,但是对于爱孩子的母亲格蕾丝来说,有孩子的地方就是天堂;

而查尔斯的灵魂终有一天会回来,他会原谅绝望中误杀孩子的妻子,一家人总有机会团聚;孩子们也找到了真正的自我,面对母亲的歇斯底里和父亲的杳无音讯,他们再也不会生活在恐惧中,再也不会惧怕阳光;三个仆人也不用再隐藏自己的身份,可以和格蕾丝一家泰然相处;维克多一家通过女巫知道了这所房子里发生的故事,决定搬家。当然整个救赎的过程是痛苦的,但最终的结果是圆满的。格蕾丝和两个孩子沐浴在阳光下,目送维克多坐车离去。大门上“For Sale”(出售)的广告预示着还会有新的住户搬进来,但是未来可能会有两个结果:要么人鬼在同一个屋檐下和平共处,要么人再次被鬼魂吓走,因为格蕾丝他们是不会离开这所房子的。

结束语:《小岛惊魂》这部电影带给人们的震撼是巨大的,不仅是因为出人意料的结局,更是因为对战争的无声的控诉。如果没有第二次世界大战,身为中产阶级的格蕾丝、查尔斯和孩子们该是多么美满的一家:妻子美貌、丈夫体贴、孩子健康、家境富裕、生活安宁。可这一切都被战争摧毁了,先是查尔斯阵亡,而后格蕾丝误杀孩子,悔恨绝望中举枪自杀,甚至一家人都变成了鬼魂还不得团圆。这部电影以二战为背景,通过演员们细腻的表演、唯美动人的画面把感人至深的悲剧情节一步步地展示在观众们面前,丰富的电影艺术手法的运用把整个故事表现得高雅脱俗且哀婉动人,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它透过一个普通家庭的悲剧,深刻地揭露了战争的罪恶以及战争对人性的摧残和对精神的毁灭,使人类呼唤和平幸福生活的主题得以升华。

本文作者: 山东科技大学泰安校区英语教研室主任、副教授、硕士
责任编辑: 马 光

① 张芳杰:《牛津现代高级英汉双解词典》,牛津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510页。

A War without Smoke of Gunpowder

—An Inspiration from the Film “*The Others*”

Li Xinyuan

Abstract: Based on the theory of modern literature criticism,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artistic features and narrative techniques of the film *The Others* from three aspects of symbolism, gynaeocentric theory and a return and salvation of soul. Through a tragic family story, it deeply discloses the human nature contorted by World War II, indirectly criticizes the evils of the war and emphasizes the theme of calling for peaceful life.

Key words: symbolism; gynaeocentric theory; return

观点选萃

80 后的幸福观与就业观

王 仲

辽宁人口情报中心副研究员王仲认为：

伴随着人口的高速增长，年轻人口的就业问题一直困扰着我们。现在将所有的高中生基本上都送进了大学，但实际上就业的岗位即便有增加，也远远不能满足人们的需要，年轻人口就业形势的划分完全变成成为父母实力的划分，与教育的关系不大。

收入成为年轻人极为关注的一个事情，在 2006 年中，年收入的平均情况是 1.24 万元，而对于期望中的收入则是 3.26 万，是实际收入的 2.63 倍，可见人们对于自己收入的不满，也表明人们急于进入一个新的社会阶层，这一方面需要对年轻人的就业择业观进行引导，同时也需要建立一个公正的合理的社会阶层晋升途径，人们有了合理的预期，自然也就不会盲目地、无序地寻找自己的就业岗位。

幸福由四部分组成，即事业的满足感、情绪的愉悦感、人际的和谐感及家庭的美满感。幸福感的高低和人们的经济状况显现不出正相关关系，人文因素和个人的主观感受也起到很大作用，国内很多研究机构得出的共识是，有钱人不幸福，没钱的人更不幸福。感觉最幸福的是社会的中层——小康群体。幸福感最强的是小城镇居民，其次是一部分农村居民，相比较而言，大城市居民的幸福感受最差。

对婚姻和家庭的追求首先是经济上的考虑，况且对于年轻人口来说，正处于婚姻家庭的蜜月期，而且存在着对经济收入的预期。因此家庭美满的背后是否也包含着经济因素，还有待于进一步的分析。

幸福感对不同状况的人，有不同的结构性要求。幸福可以通过自己的劳动付出，得到基本生活条件；也可以是能够从事自己喜爱的、对社会有意义的工作；有可能有更多精力追求精神享受等等。虽然现在经济得到了发展，但生存环境逐渐地恶劣导致人们的生活质量在某些方面有所下降，许多人的幸福感也自然有所下降。随着我国经济不断增长，必须树立一种全新观念，社会发展不只是经济增长，而是经济、社会、环境等各方面协调发展的综合进步。政府制订、检验公共政策的目标和标准就是全民幸福。

(马光 摘编)

107